

銘刻臺灣記憶——從「身土不二」的地方文學書寫談起

林佩蓉 國立臺灣文學館副研究員兼研究組組長

一國的文化力量係來自該國內部的地域文化之力。地域文化薄弱，國民全體的文化也會失去性格。

——日本民俗學者柳宗悅

臺灣記憶

1930年黃石輝曾言：「你是臺灣人，你頭戴臺灣天，腳踏臺灣地，眼睛所看見的是臺灣的狀況，耳孔所聽見的是臺灣的消息，時間所經歷的亦是臺灣的經驗，嘴裡所說的亦是臺灣的語言，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，生花的彩筆，亦應該去寫臺灣的文學了」（注1），在1930年代的語境裡，這是立基於一種「地方」論述，從引來的論辯可知，臺灣作為一個地理名詞，在當時的處境中，環繞著殖民、民族、近代等主義思潮，知識分子一方面藉由殖民主義中的國家語言日語媒介接觸世界，感知臺灣與民族主義中漢文化代表中國的距離，一方面需要面對自我的身分、處境，臺灣是怎樣的臺灣，這些多層次的議題包括在

臺灣對應於中國的「省份」；日本殖民地的「本島」，產生了共時區的混雜，終於知識分子要提出「是帝國的臺灣，也是臺灣人的臺灣」（注2）。

在「中心」的論述下，「地方」的思考結構會是什麼？以文學史書寫而言，日治時期談論臺灣主體性有上述的限制，黃石輝的頭頂之天、腳踏之地，都是臺灣社會的種種處境，他因此被歸類在傾左思維，他所陳述的對象是拿筆的文人，心中關懷的目標是勞動的大眾，他們的生活型態、經濟狀況與環境依存的方式等。他強調文字和語言，所描述的內容要能包容前述的各種元素，才能有所呼應當時的景況，惟有呈現地方的風土民情，才是臺灣的文學。顯然他的臺灣就是有各地特色、不同大眾樣貌的整體，臺灣是一個集體地理環境，其文學價值與文化記憶應由不同地方積累而成。由此延伸，重視地方文學，著眼大眾的思考，感受環境的能量，以「身土不二」的思考回望黃石輝的這段話（注3），可得出文學需有「地方」的處境，不可分割的人與地土關係，從而創造整體臺灣的價值。

本文從臺灣文學史中的「地方」論述，闡明地方書寫成為一個整體——臺灣的敘事，提供現時臺灣致力成為全球的成員、標舉在全球特色位置的思考。以日治時期跨越到戰後初期的知識分子為例，將其所投入的地方文獻考察與民間文學書寫的動機及企圖，驗證臺灣如何從「帝國的地方」到臺灣本土，作為未來思考「全球地方性」中臺灣文學的形貌與角色的基礎。

民間文學製造：文學與環境的黏著劑

臺灣文學史上曾有幾次被當前學者認為是「斷層」之處，都發生在語言轉換時期，然而語言書寫是其次，首要的是思想受限制。一是二次大戰的戰爭時期，文學史上謂之「皇民化時期」，在1937年「南進政策」下的臺灣文壇，只能以「國語」即日語書寫外，尚受限於「大政翼贊」的框架，意即內容必須與呼應聖戰為主，文人的創作受到極大的限制，必須與迂迴轉折的方式來迴避赤裸地讚揚戰爭。另一則是二次大戰結束戰後初期，國民政府來臺，「國語」政策再次厲行，文人書寫再度受到轄制，與戰爭時期並無二致。

以上這兩個階段都可說是臺灣文學史的斷裂帶，然而強韌的文學力正在狹縫中謀求生存，地方民間的文學，成為裂縫兩端的黏著劑，並且巧妙的連結上殖民者的政策需求，因此在「灰色地帶」中被容讓生存，延續了文學史的命脈。對

應以上兩個階段的文字書寫，產生了兩個形式的民間文學，分別是戰前的民間文學，在「帝國下的地方」縫隙生存，以《民俗臺灣》及其書寫者為例；戰後的地方志的撰寫，則以文獻委員會為例。

從鄉土到民間，帝國的地方視野

如前所述，1930年黃石輝在《伍人報》上發表〈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〉與廖漢臣、林克夫等人展開臺灣話文論爭以及鄉土文學論戰，討論為誰而寫，創作與論述在這一段時期有另外的發展，階級的立場與民族主義的情感，無論是哪一方「寫臺灣人全體的生活」，是臺灣文學的發展重點，1932年莊遂性與賴明弘在《南音》上的傾右鄉土主義與傾左的世界主義論辯，混雜著鄉土文學論爭中的書寫範圍（鄉土、世界還是一地方一小聚落）與書寫文字（話文的雅俗、中國白話文與臺灣白話文的交混）等，鄉土文學與民間文學也在《南音》、《先發部隊》、《第一線》出刊後熱鬧的產出作品與討論。

另外黃得時在《臺灣新民報》發表〈談談臺灣的鄉土文學〉，到這一篇為止，鄉土文學、民間文學皆在漢文思想或書寫脈絡中，透過採集史料整理後予以架構、論述，鄉土與民間都是相對「帝國中央」的「殖民地方」，而這樣的內容因為被設定在要提供給大眾閱讀，所以具有「文學大眾化」的意義，但是那樣的鄉土文學對於普羅大眾的生活未有涉及或者描述。

吳坤煌在《福爾摩沙》2號（1933年10月）發表〈臺灣的鄉土文學論〉，則反覆論述前述《南音》以降的鄉土文學結構問題，對於鄉土文學所具有的傳統包袱，階級與民族意識的問題，以及日後必須發展和無產階級文化或社會主義文化匯合，吳坤煌所指的傳統包袱包括「舊文學」當時意指古典詩等，也有迎合「新抬頭的國家主義，形成法西斯主義文學」，指出文學作品的變化，站在階級的立場，吳坤煌將鄉土文學設定在普世的社會大眾命題裡，關懷社會實境中的生活處境，呈現在作品中。

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，臺灣文壇上文字書寫的變化非常明顯，逐漸縮小的漢文空間，尚存《風月報》等因通俗、大眾而被允許存在的漢文刊物外，作家創作、評論的書寫空間及題材，多數圍繞在帝國軍事、「大東亞共榮」等議題。1940年起日本帝國開始在本國及殖民地設置「大政翼贊會」、朝鮮成立「國民總力聯盟」、1941年臺灣成立「皇民奉公會」，這些組織揭示彼時的「中心」書寫內容，而散落在中心之外的，是通俗漢文小說的書寫，以及自1930年代以降的臺灣民間文學。

1941年臺灣文壇一方面面對皇民奉公會的成立，皇民文學的創作與討論，一方面在7月以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為首及臺灣知識分子等所倡議成立的《民俗臺灣》創刊，學者認為這是「臺灣第一份探討臺灣民俗與臺灣民俗學的專門刊物」，但若從《先發部隊》及《第一線》的論述，就可得知在《民俗臺灣》之前，已有刊物以「臺

灣民間文學」為專題，進行民俗的評論與記錄。

《民俗臺灣》以日籍學者的民俗知識體系為主，開展有別於1920年代日本官方學者為主導的調查，也不同於1930年代臺灣新文學運動下的民俗研究與故事傳說，而是在皇民化政策、大東亞民俗學論述之下，為了「保存臺灣固有的文化為前提」所展開的「地方性」民俗研究。

挪用「地方性」的價值，是殖民政策治理手段，在日治初期為了掌握殖民地的風土民情，有人類學者上山下海做了田野調查，例如1895年11月，伊能嘉矩以陸軍省雇員身分來到臺灣，任職於總督府民政局，與田代安定組織「臺灣人類學會」，開始學習臺語、泰雅語，進而調查原住民各族語言，為臺灣史料留下重要文獻的伊能嘉矩所完成的內容，也成為治理的資料。由臺灣人自主的地方性調查，要到李獻璋等人的積極投入，才有「情感」的温度與影響。

接連時代變化的縫隙，地方文學史的建構

戰後初期，幾位具有漢文能力的文人開始為臺灣寫史，他們延續了戰前民間文學考察的能力，在地方的文獻委員會中伏案書寫臺灣文化的發展歷程。以曾經擔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、臺灣文獻館委員、臺北文獻委員會委員等職位的楊雲萍為例，他的經歷以及對文學史的看法，是透過府志，與他學問養成的背景，方能去接觸與閱讀這樣的文獻。

楊雲萍（1906-2000）出生於臺北士林，自祖父處習得千家詩、四書、五經等，根據楊雲萍的生平年表：「楊敦謨之長子楊雲萍出生，祖父楊永祿為其取名友濂，與祖父住士林。自幼祖父教其識字、背誦千家詩。」在楊雲萍的回憶中，影響最深的人，祖父楊永祿是其中一位，因為祖父的關係，兩歲就能認得春聯上的字，四、五歲時就能將四書五經背到滾瓜爛熟的地步。楊雲萍一直到老年，都還回憶四書五經對自己維持記憶的幫助，在許多事情不斷遺忘之際，每天夜裡，只要背誦四書五經，朗朗上口，就讓自己可以安心。

漢文教育成為楊雲萍文學、思想基礎的一部分，從年少到老年，並引此作為學問態度的根基。偶作漢詩酬唱友人，如林獻堂，維繫至親的情誼。而伴隨一生的書房名為「習靜樓」（習以性成，說禮敦詩遵聖訓。靜由定得，焚香放鶴樂天年），都標記著楊雲萍的漢文教育痕跡。楊雲萍曾經有一段「不知何謂臺灣文學」的歷程，他在〈臺灣文學の研究〉提到這樣的過往：

關於臺灣文學，事實上，我有類似這樣的經驗。在東京的時候，每當被人問臺灣是否有文學？我都回答沒有，表達我的見識。但是回到臺灣，當我閱讀丘逢甲的《嶺雲海日樓詩鈔》與陳迂谷的《偷閑集》時，被其卓越表現所驚歎（注4）。

楊雲萍開始整理《臺灣府志》、《臺灣通史》、《臺灣文化志》等文獻中的文學內容，逐一比對、考證作者所引用的版本，也從中發現不少錯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楊雲萍在戰前就掌握到「府志」的書寫方式，這對於他日後參與臺灣省通志編纂綱要有絕對的幫助，而「府志」綱舉目張的編纂，例如人物／作家、時間／創作時間、地點／風土、物／風土，也成為他研究文學史觀的方法。

同時期的王詩琅在《臺北文物》中編纂了日治時期以降的臺灣文學發展歷程，《臺北文物》為地方文獻，他認為此刊物是一個平臺，能夠記錄戰前的文學資料是他編纂這兩個特輯的目標：「本省籍的文藝工作者、戲劇工作者，自光復以來，各個銷聲匿跡，現在編完了這兩本專號，再來回顧過去，叫人起疑十年以前真的有過這麼一番轟烈的運動，實在令人重新認識滄桑之快，不勝感慨繫之」。不止文藝、戲劇工作者，王詩琅在1954年3卷3期的〈新文學、新劇運動人名錄〉總共介紹了173位「擅長與文學、戲劇有關」，其中包括同年被槍決的簡國賢，另有呂赫若、宋非我、王白淵、林茂生等。明顯且不避諱的記錄這些在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，此篇也是被點名作記號的文章，但對於王詩琅而言，他們就是對臺灣新文學運動有付出並值得被記錄的人。

南部則可以《臺南縣志》為例，靈魂人物吳新榮（1907-1967）出生於臺南將軍，其祖父吳玉瓚曾任漚汪區長，先經商而後從政，交友廣

闊，所經營的「協吉號」包羅民生所有用品。父為吳萱草（1889-1960，原名吳穆堂），對於家中事業無大興趣，熱衷吟詩結社，創立了「白鷗吟社」、「嶼江吟社」，雖然如此，根據吳新榮的說法，吳穆堂並不熱衷於家庭教育，不如祖父吳玉瓚苦心栽培教養後代，因此吳新榮未受過正規的漢文教育，而是在某一年公學校的暑假，與叔叔們到山腳下的山仔腳書房補習漢文，對此吳新榮認為自己「未讀過古式的書房，也未曾受過先人的家教，所讀的只是日本式的漢文」，然吳新榮仍因家學之故，加上自己的興趣使然，對於漢詩文多有研究，曾被選為鯤瀛詩社社長，在吳新榮的文學養成之路上，漢文學的培育可說自學有成。

回到前面所提到的《臺南縣志》，吳新榮運用《南瀛文獻》的徵稿園地集結以下幾種人才：臺南縣本地人，戰前曾有民間文學發表、民俗調查的工作，例如石暘睢（曾擔任臺南市歷史館館長）、莊松林（朱鋒，曾發表作品於《民俗臺灣》、《臺灣民間文學集》）等，但對於《臺南縣志》的編撰，則由時任編纂組長的吳新榮擔起籌組人員的責任，由其日記可看見他頻繁出席地方文獻委員會的工作會議，順此也連結文獻相關的人脈，從「人事時地物」的採風紀錄、文獻整理如地名、俚諺歌謠、游宦資料，吳新榮透過《南瀛文獻》為臺灣文學累積民間文學的題材，這些區塊狀的資料一直在以作家文本、思潮為主的文學史中被忽略。

進行式的書寫，特色記憶的積累

本文主要內容來自筆者博論〈從民間關懷到歷史書寫——跨時代文人的臺灣文學史建構〉（注5），起心動念即是在為「純文學」以外的相關文學書寫，他們埋藏在地方文獻整理與書寫中，被「中心」歷史書寫遺忘，然最終也驗證其在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位置，而這位置是最貼近土地，是臺灣文學本土性的發展根基。

師承楊雲萍，而後成為臺灣文學研究的開拓成員的林瑞明，曾在〈文學從土地與人民出發〉闡明臺灣文學的軸線是從人民與土地出發，「臺灣作家『身土不二』的信念，只要稍稍翻閱臺灣文學史，即可觀察得十分清楚」（注6），以「身土不二」揭示文學中人與土地的關聯性，當臺灣被世界問及位置與特殊性時，如同「什麼是臺灣文學」的提問，這是相應的問答，而足以展現的特有性正是在民間，也在地方。

本文嘗試以文學史的生成及反省相應的論述，回應當前全球化下地方的角色與重要性，臺灣曾經身處在重重的殖民治理中，無法被改變的永遠是從地土裡中，底層裡的根莖，文學從這樣的土地中成長，接受孕育感受大地生命力，成為特殊的性格，也成為足以讓他人辨識的標記。

「挺立在這塊大地之上，傾聽人民的新生，虔誠地面對多元化的臺灣文化」，在世界全球中，臺灣確實有能量，閃閃發亮。

注釋

1. 黃石輝。〈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〉，《伍人報》，1930年。
2. 蔡培火。〈我島と我等〉，《臺灣青年》（第1卷，第4號，1920年），頁13-23。
3. 佛學詞彙，南宋僧人智圓的《維摩經略疏垂裕記》記載：「二法身下顯身土不二 由依正不二故便現身即表國土 離身無土者菴溪雲此是法身身土不二之明文也」，另有日本鎌倉時代的僧人日蓮的《三世諸佛總勸文教相廢立》等著作皆有所論述。本文引用來自於林瑞明，〈文學從土地與人民出發〉，《鄉土與文學：臺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》（臺北市：文訊雜誌社，1994），頁217-221。
4. 楊雲萍〈臺灣文學の研究〉。《臺灣藝術》（第1卷，第3號，1940年）；轉引自葉蓁蓁翻譯，〈臺灣文學之研究〉，林瑞明、許雪姬編，《楊雲萍全集2・文學之部（二）》（臺南市：國立臺灣文學館，2011），頁456。
5. 林佩蓉。〈從民間關懷到歷史書寫——跨時代文人的臺灣文學史建構〉（臺北市：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20年）。
6. 林瑞明。〈文學從土地與人民出發〉，《鄉土與文學：臺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》（臺北市：文訊雜誌社，1994），頁217。



你會坦然面對，
每一場告別

角子 著

平裝本 / 11201/240 面 / 19 公分 / 399 元 / 平裝
ISBN 9786269653331/177

告別一個心愛的人，告別一份深刻的感情。每一場告別，都是真心愛過的證明。本書是作者要獻給正在「告別摯愛」的朋友們的作品。以眼淚開始，以微笑結束。讓我們從傷心開始，一起走上告別的4個階段，在書中的40個提醒裡思考，在7個真人實證裡覺察，最終以微笑揮別悲傷，迎向生命更美好的幸福。（平裝本）



我扛得起水泥，
扛得住人生
：泥作阿鴻，工地裡的
水泥哲學家

泥作阿鴻（鄭志鴻） 著

三采文化 / 11203/240 面 / 21 公分 / 400 元 / 平裝
ISBN 9786263580275/191

水泥工在一般人心中，是不起眼的粗工、沒學問的勞動，然而，泥作阿鴻卻以近乎偏執的職人態度，掙出土水師的一片天。儘管工作滿檔，還得開課教學「鏝抹繪畫課」，阿鴻每天仍透過臉書一字一句地記錄所思所想，原汁原味、不修飾的直白語氣，讓人看到職人面對工作的初衷。做工，不是不讀書的選擇，而是帥氣又酷的職涯道路！這本書，讓你看到泥作職人的驕傲與底氣！（三采文化）